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真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高宗治改永徽

字為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

在位三十四年一云三十八年或云三十年

○復以周公為先師

真四

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眾至吉州值羣

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憫之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荅

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曰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眾曰吾嘗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大道汝等會否眾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

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
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
人不敢復開代宗諡大賢禪師云

壬 鳳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

冥四

二

掌疼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
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
爲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
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共三
歲爲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

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
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
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
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
爲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

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
西域之制以塔爲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二級
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
各有所表也

癸 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爲道士號三

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
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
奉道寬獨不喜父詬厲使拜天尊寬不得
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曰錄每
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

冥四

三

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
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
其後會頗忘之一夕夢相責以負約會驚
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
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

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曰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巨然而人未

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曰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諡不一
甲寅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

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共圍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惠天必芻今造佛大神變讚

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芻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援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叉

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奘荅長老智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

實四

四

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

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
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
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
之化也伏願照知頃信度河失經一馱今
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

願垂納受是歲特旨度沙彌窺基為大僧

入大慈恩寺叅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

人郭國公敬德之姪右金吾衛將軍敬宗之子母裴夢掌月輪

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

初法師樊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

因携之詣宗宗呼基出拜樊使誦所著兵

書且數千言樊數目童子及基誦畢樊結

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樊令西域童子

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

已將殺之樊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筆色

寅四

五

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劍死不為餓死
樊愛其俊而計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
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既叅譯經從
樊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
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

車法師

卯乙

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回明論沙門神泰

等各造義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示

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

作回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

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

其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義

幽深等圓穹之寥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

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回緣

處無生而猶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

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旨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窺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曾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

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日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日明圖釋宗

曰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愾心媒衒公卿之前囂誼閭巷之側不慙頽厚靡勸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間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金龜之

其四

六

堪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螫觀棘林之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毘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偈撤譯經大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濬荅還述頌并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

受辭悔謝而退

丙辰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爲皇太子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因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來翻

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

其四

七

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

宜令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友人助翻經已爲處分于志寧等其慈

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獎奉旨即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則

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况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官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榦演德音於鹿苑會

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土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慧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緬史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

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
媯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
扇徽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永戢貞輝
坤維絕紐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陟
屺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

寓

八

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
緝荆斯金地却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
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
而今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
之輿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

閣凌虛丹空曉鳥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
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疎亭佩紫芳
岩冬桂密戶鼓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
鶴幡標迥剎綵縈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
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罥面而編珠霞

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鐘
合韻和風共晨梵今音豈直香積天宮遠
慚輪奐閬風仙闢遙愧彫華而已哉有玄
奘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
清風之肅長松緝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

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
誠發乎齟齬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
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
投迹異域廣食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

其四

九

烟霞之表滔天巨海浸驚浪而羈將亘地
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單雪嶺
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
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
思窮妙境探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
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徙補已闕
之文時瞻靈基栖心此地弘宣與旨業重
翠於祇林遠闢攸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
虔心八正肅志雙林冀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額皇太后逍遙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
息四洲蒐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
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
波遷樹在移溟海以變桑田地是勢非淪
高岸而爲幽谷於是敬刻貞石式旌真境

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
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
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
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

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
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
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
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
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

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
仁覃九有道包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
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奮鏡即躬招提
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歛發睿藻
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

實四

十

內該八藏外覈六經典而能典宏而且密
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
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
以鎔範四天王籠三界者矣奘以其文宜
得聖筆自寫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

許之

四月八日熈率京城僧尼備幢幡寶輦香花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耄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

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

候通報消息奘曰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爲改正又永徽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鞠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

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爲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官祈福及分難神光滿宮自庭燭天曰號佛光王即中初帝嘗謂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

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二月幸洛陽詔奘陪駕五月奘辭還陳留改葬父母勅有司給葬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先後大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

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
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
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
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
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苦曾無
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
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
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是也融再
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慧門神通
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
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
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
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

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
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
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眾惡行住坐卧
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
為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為心

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
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
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
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
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
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
付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
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
一定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年戊

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爲道本於際耶際本於道耶榮曰予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道本則亦可際本

第四

十三

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與道乎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乎相法也榮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

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聰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頤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杞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

追遁遠而架往託慮神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可必太

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益更可珎於即代奘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燕空寂可舍

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直罄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時奘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冲者善楞伽宗旨雅爲房梁公所重目見奘而諫之曰

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
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新則法
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契悟而
止

紀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

其四

十四

立五蘊義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
榮黃壽不知名義茫如夢海雖事往返而
廓落無歸遂勅道士立義於是李榮立道
生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
物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如耶榮曰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
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
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蔽雜混生則無知
矣請試劇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
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

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賤斯民耶
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
飛廉惡來斬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邦
國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
而更生梟獍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

麒麟驊騮復生豺狼豪蝟乎以至草木等
類美惡不同既混糅俱生不別善惡則道
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
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
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

其四

十五

業勝者則琉璃爲地黃金爲道瓊樹蔭陌
玉葉垂亭甘露充食綺衣爲座惡業多者
沙壤爲地瓦礫爲衢稗飯充饑麻衣蔽體
泥行雨宿霜積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
之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向可憫榮

愕然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
遂赧然下座揖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
師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有
觸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
狐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

下老氏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
至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
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
曰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
事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帝曰朕觀二家

之論宗旨未分明法師惠立驟對曰二
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
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譴論謗語
至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順以蔭名來難且
蔭以覆蓋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

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各之
中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名見難義
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
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
慚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冲瀆天聰

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最故云未
嘗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殿柱須
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
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
方得見柱若曦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

其四

六

楹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
人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
具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
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終無
生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

入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爲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官少

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爲之氣塞

是歲帝勅獎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

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滢之類溟渤也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中庚 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

宣高

十七

十五日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恒情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議是月二十一日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十五日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十七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

啓及上叙佛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文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相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足以佛言王今可禮優波璃并諸比丘足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

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
犯根本罪僧道宣尋白朝宰羣公伏見詔
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
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
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
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
豈此沙門不垂閑放之美者矣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
母有損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
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畧曰玄教東漸六
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也僧威
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
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
仍舛物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
已崇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是使捨俗無

寓

大

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
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
具錄備如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大集
文武百僚於中臺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
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爭不定有司
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
十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閭
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
下詔朕商確群議深研幽蹟然箕穎之風
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君處
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
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又至六月八日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表
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猶有抗禮豈惟臣

下反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
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
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拜俗之條從茲泯定矣

辛酉改龍翔

癸亥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庚四

九